

蔡新研究文集

(第一辑)

主编：肖林



漳州市蔡新研究会

漳州市蔡新研究会2004年4月于漳浦蔡新纪念馆
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邈矣難追
寢廟衣冠
傳舊德



丁未初秋

引之勿替
宗文方治
賴貽謀

曾山蔡新拜題



前言

蔡玉斌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千千万万的过客随时而逝,其中能被后人宣传褒扬者微乎其微,而能被后世设立社团组织研究的,更是寥若晨星。但漳浦蔡新却享此殊荣。这绝不仅仅是他为清代漳人中居高官、握重权、经历多、任期长而受到特别敬重,更重要的原因是蔡新樵火侧读而致仕荣登,能谨诚尽职,体恤民,修身守道,清正奉廉,在封建社会激烈的官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能够进入或影响当时的高层决策,为乾隆朝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造福于民。这些确实值得我们后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以史育人,以史资政,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目的。古人曰:“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正是对此目的考虑,我们于四月中旬在蔡新故里召开第一次蔡新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教授、专家、学者和蔡新学术研究者,向大会提交了43篇论文。这些文章均是他们长期涉足于浩瀚的史料海洋中,经过搜寻、甄别、比较、分析、研究取得的心得,正是这种艰辛的劳动,使多数文章有其独到的见解,正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其结论更加接近实际,更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所以有较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我们将其结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与大家一起分享史海淘珠的乐趣,并在相互启迪中,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这次研讨会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就研究蔡新而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尚有很大距离。蔡新从宦四十年,历任礼、吏、兵、刑、工五部尚书,主管过清朝的典章礼制、文武官员的选任升迁、治军治吏。

和刑罚狱讼以及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等,后又擢升文华殿大学士,辅助皇帝处理国家的军机大事和肱股内政、外交等问题,他的政务活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哲学、伦理、道德、法制等诸多领域,给我们留下。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留下许多尚待触及的问题,须待我们努力去探索。但在探索中需把握好几点:

一、蔡新毕竟是封建官吏,在他身上不可能没有封建阶级的烙印,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应用现在的标准去苛求他,只有与他同时代的人作比较,才能把他与其他封建官吏区别开来;

二、蔡新生活的年代已离我们二、三百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很多史料将会损毁和散失。对他的研究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首先要抓紧收集史料,而后才能过细研究问题。巧媳妇是难为无米之炊的。

三、蔡新是否参与对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治理和开发台湾曾经做出什么贡献。我们研究历史,应为现实服务。我们能否从历史的联系中悟出一些道理,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为反对台独、统一祖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其价值和意义都是无量的。

在这次论文征集中,得到史界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协助与支持,热情赐稿,深表谢意。漳州市历史协会还协同本会商定征文提纲,也在此致意感谢。

目 录

2004年9月出版

前言	蔡玉斌
坚持唯物史观 深入研究蔡新	林志川(1)
蔡新民本思想简论	张仪卿、陈炳昭(9)
乾隆相国蔡新	张兆基(15)
实事求是地评价蔡新	李林昌(23)
探论蔡新政治文化	肖 林(32)
评受儒家思想和皇朝政治禁锢的蔡新	张淑珍(42)
略论蔡新的从政观	郭上人(49)
蔡新生平述评	黄育东、郭士杰(56)
一代名相蔡新浅议	杨鹤澜(63)
浅谈乾隆名相蔡新	高聿占(67)
六议蔡新	李文章(75)
蔡新宦绩名望之因探析	黄大林(79)
蔡新治政用人之道	蔡镇西、蔡敏忠(86)
蔡新对外贸易观探源	陈吴泉(89)
蔡新“开海禁”思想刍议	孙英龙(97)
开海禁是利民主张	
——蔡新开海禁对诏安海运发展之贡献	伍绍明(100)
蔡新对“红溪惨案”之策	刘若贤(103)
明清漳州反海禁思想窥要——兼谈蔡新答方苞书 ...	郭智慧(105)
蔡新的教育思想	何 池(114)
蔡世远对清代前期教育的贡献	黄 林(120)
蔡新论族谱	陈国强(126)
“漳浦蔡氏由来”一议	李先生(129)

评葛山先生《缉斋诗集》	黄超云(131)
蔡新编纂《四库全书》之功	蔡子贞(139)
清正廉洁的蔡新	柯清源(143)
才识负时望 德行存风范	黄大林(145)
蔡新“恤民”探因	柯清源(148)
漳浦“蔡相爷”	严利人(151)
蔡新的求实精神	林祥瑞(154)
蔡新的军事思想	蔡大兴(161)
蔡新“忠臣”议	车荣武(164)
浅议蔡新德政	蔡莺跃(167)
赞蔡新官德人品	施正渊(172)
蔡新的道德可崇	施克诚(175)
蔡新“文以载道”探解	蔡敏忠(178)
蔡新“辟雍讲易”议	蔡正楷(180)

钩 沉

蔡新履澄辨踪	周镇昌(184)
蔡新与贤师良朋	林祥瑞(189)
蔡新的故乡情	黄以结(193)
蔡新崇儒重道在云霄	蔡永茂(199)
蔡新与诏安姻亲孙氏	孙水湖 许序忠(203)
蔡新厚情姻翁	何 戊(205)

考 辨

考议蔡新“嫁女台湾”	高幸占(207)
“六公子”考据	李林昌(214)
蔡新年表(初稿)	黄大林(218)

坚持唯物史观 深入研究蔡新

林志川

4月15日,蔡新学术研讨会在漳浦“蔡新纪念馆”举行。到会的教授、专家、学者、地方史工作者和蔡新学术研究的热心者有论文43篇,皆有仁智之见。我有幸与会聆听,受益匪浅。

我觉得,这次研讨会的征文面宽,涉猎的内容丰富,论文质量颇高,论点表述舒达,具有较明确的研讨目的性,可以说是一次有成效、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而且活泼的学术氛围让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研讨会是围绕漳浦历史名人蔡新展开的。蔡新樵火侧读而致仕荣登,在清乾隆年间历任廷官40年,行五部擢升文华殿大学士,辅弼于弘历君侧,且幸受宠重,宿彦耆英,德望朋僚,后世敬仰。对这位历史名人的体国恤民,清正奉廉,谨诚尽职,忠公罔私,僚身守道,人品端庄,清贫操室,学问深醇,尊崇儒学,著作传世,与会者在共识的基础上都给予一致肯定。大家认为,作为东海一隅的古漳州,有着这位著名文臣宠步于乾隆内廷的高层政治舞台,也是贵在难得。在漳州古代史上,黄道周是南明短朝的辅宰第一人,蔡新则是清乾皇辅的辅宰第二人。

这次研讨会是学术性的,大多能够坚持唯物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评价本地区的历史名人蔡新,论文重视把历史主人翁放在其历史背景下给以考察。鉴于蔡新生于封建皇朝,卒于封建皇朝,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文化是形成于封建专制下的清乾年代,不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和禁锢,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作者又注意到:对于历史故人不能过于苛求,即是不能按照今人的标准直觉、不顾历史背景差异的去看待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这种既重视历史条件又不苛求古人的做法,则是坚持“两点论”原则,表现出唯物史观的治史精神。

唯物史观认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只有实其事,求其是,才能够做到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评说。特别是对待历史名人,尤其须要这样。看论文,听发言,多有强调“实事求是”之声,评价蔡新有褒其绩、扬其长,同时也视其短、见其疵,并没有溢褒太过、讳贬过甚的偏颇现象。大家认为,溢褒、过贬、隐讳,都不能说是“实事求是”,治史人当鉴戒之。不然,如果人为拔高,褒扬过分,反而会伤损历史名人的真实形象。在这次研讨会上,曾经有蔡新官绩为重还是传播汉文化为重之辩,最后得出的结语,还是认为历史名人蔡新,该以传播汉文化视为他一生的最大功绩。这个结语,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迹上,这是很可喜的。

坚持唯物史观,也表现在论文中多视觉、多层面地去论述蔡新。不难看到,许多论文已经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哲学、文学、道德、人文甚至兵事的范畴,深度不同地初探了蔡新的从政观、经济观、教育观、哲学观、道德观、人文观甚至涉外观、兵事观等等。这样多视觉、多层面的探讨性论述,不仅丰富了研讨会的论述内容,更重要的是丰富了蔡新从宦40年的一生事迹,从而给继续深入研究蔡新垫下了史论基础。对一个历史名人的研究,不能有一

蹴而就之功,而须要经过艰苦跋涉,多查多稽,从众多的资料库中求证,最后才可能有获而见功。例如,从叔父蔡世远和浦籍台官蓝鼎元、蓝廷珍的“治台策”对蔡新的影响是什么?蔡新持什么眷台之情而嫁女(连横《台湾通史》说嫁女,有作者考据应是嫁孙女)过海峡入台湾?此二题,虽有皮肤之论、推理之说,而其有说服力、驳不倒的考据,尚待仁者智者现于笔端。

治史,持唯物史观,必须要有扎实丰厚的基础工程。这个基础工程,则是占有丰富资料,稽核甄别,去伪存真,通过研究得出真实的史据和结论。从有些论文看,这个基础工程做得不错。为了探讨蔡新,不仅仅阅读《蔡新诗文集》(由漳州市蔡新研究会点校出版),而且查看《清史稿》、《清实录》和《历朝名宰传》等等典籍,掌握了一定相关史料,并花费辩核功夫,然后据史实而阐述之,把史料运用在先,让结论形成在后,终于使观点展现在文中。我想,几篇很有质量的论文,应该说是经过这般辛劳而作出的吧!对这种治史的方法论,对撰史作论者值得很好学习。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史作论更是如此。所以,撰史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不要作史料的“贫困户”。这次研讨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经验。

上述四节,可以说明这次研讨会是开得有意义、有成效的。

(二)

我们开蔡新学术研讨会,将对蔡新这位历史名人的一生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地位作出学术性研讨。既然是学术性的研究,就应该允许各抒己见,进行交流、讨论甚至辩论、争鸣,才能够使蔡新的研究深入下去。所以,我觉得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应该借此机会道出窥管之见,以祈求同存异或在讨论中逐渐取得共识。

中国社科院李德顺教授近日在《理论动态》杂志发表文章说：“研究的本性，就是要在没有结论或者有争议的地方探索结论。”这话说得有理。引喻之下，我们对蔡新的研究，也是在“探索结论”，这就是我们共同研究的任务和目的。如果认识差距，结论不同，那就要在研究过程中探索、究寻，力争认识和结论趋同或相同甚至一致。

这里，恕我不揣浅陋，就论文中涉及的四个问题，提出个人的探讨性商榷，想望有利于深入研究蔡新这位历史名人：

一、清乾年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是清乾年代对大清帝国经济形式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定性问题，事关中国要史，恕我不敢冒治。有几篇论文谈到乾隆皇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说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延伸、发展”，以此来颂扬蔡新辅弼于弘历皇帝治国的政绩。对此问题的看法、认识和评定，是否？妥否？觉得颇有商榷的必要。南京大学齐家琦教授在《多研究一些区域史》专论中指出：“1840年（以）前，南京、常州地区说不上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地区手工业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很难说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就江苏省说，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在20世纪初期。”齐教授的论述，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和肯定。我也是同意和支持这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1840年以前，手工业有较大发展的苏州地区还“很难说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南京、常州地区同样“说不上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况乎乾隆帝国所辖有的东西部、北部及西南部还处在封建锁闭的经济落后状态下，更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延伸和发展了。再者，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尚未有“资本主义萌芽”，怎么早在1735—1796年间的乾隆年代（距1840年几乎远差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

若说在乾隆皇朝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其生产关系和经济形态必然发生质的变化。可是，这种

“质的变化”，尚不见有着说服力的史据。我们不能单纯地只看到那个年代出现几个染坊、纱坊、冶矿场，就认定它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形态；也不能只看到那些坊矿生产手段的变化，而漠视其存在着封建家族式的经营模式和分配关系，就认定它是“资本主义萌芽”。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关中国要史的敏感问题，还是不要草率地轻下定语为宜，也不要思想认识上被早期论述的迷点牵着鼻子走为好。

二、所谓“乾隆盛世”问题：这是对乾隆皇朝作褒的定义词和评价语，好几篇论文都引用“乾隆盛世”，个别篇章还引用《漳州简史》（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提法，进一步在“乾隆盛世”的基础上吹吁“为中国第三黄金时代”，想望与秦始皇统一中国、唐“贞观之治”相比美。到底乾隆朝“为中国第三黄金时代”出自那个史据？抑或出自作者个人加以发挥的恣意拔高呢？现在，却无处可觅，答案无法找出。史学界已经对“乾隆盛世”这个定评性的提法，早在90年代就不予公认了，何况“为中国第三黄金时代”这一句虚美溢褒之词哩！

在80年代前，有的史论史册曾经提到“乾隆盛世”。但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史学界思想认识上的提高，认为“乾隆盛世”的评价有“不切实际之弊”（韩一白教授语）。故自90年代起在史学界便不重提了，学者们改称“乾隆年代经济社会较为稳定”。我看，这个提法比较有分寸，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社会实际。

乾隆的“十全武功”，开疆镇土，社会暂趋稳定，经济有见复苏，人口有所增长，这些不加否认。但是，对“盛世”的观察和判别，“应该有多方面、深层次、带本质性的内容”（倪炳叔教授语）。他指出几个与“盛世”背称的事实：（1）乾隆加强中央集权制，擅宠满人掌握重权，从军机处到各部皆如是，汉臣只能辅之次之；（2）乾隆因袭

于康熙旧制,固守于故典陈规,不加兴革,政治滋腐,社会滞进;(3)乾隆奢侈挥金,江南民多怨苦;上下贪官成网络,刮敲窄取遍官衙;(4)地主阶级长期兼并,土地集中极为严重;(5)尊崇儒学,行“三纲五常”,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严加控制,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6)黠武镇疆,视边民如草莽,各族聚众起义,规模越大;(7)冤狱特多,仅文字狱大案 30 余起,法堂上的“明镜正悬”成为摆设。如此等等,说明乾隆朝在经济社会较为稳定的幌子下,已经暴露出政治腐败、专制颓溃的真面目。1796 年乾隆禅位,川楚白莲教起义即时爆发。这能与“盛世”相称吗?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论文想借“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来颂扬蔡新的政绩,我觉得这种“借光”的做法,倒借来一个无光的亏月。

三、评价历史名人的分寸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公正、客观、准确评价历史故人的要则问题,而不单纯是摆史作传的技术处理问题。我们在评价故人时,也知道要有分有寸,做到实事求是,可是往往由于立场、观点、感情的作用,便在掌握秤杆上失衡了,其通病多数出现人为拔高的现象。不加隐讳的说,有一些论文显然有人为拔高的迹象。把什么“家”什么“家”的桂冠都戴在蔡新的头上,特别是把什么“军事家”套给一个治论文臣,不免分寸欠妥。这种拔高现象的发生,我想是有些作者用感情代替史实,抱着强烈地方色彩的愿望去看待历史故人。盛仰江教授的《从李自成殉难地所想到的》一文说:“受到强烈地方色彩的狭隘史学观支配,往往撰史修志存在扬善隐恶,竭力写成地杰人灵。”他又告诫说:“不能从强烈地方色彩和浓重桑梓感情出发去评价历史故人,应该排除狭隘的史学观,要用历史哲学观来观察和审视历史。否则,历史就失去其本来面目。”这话说得有理。对待历史名人,也应该持历史哲学观去观蔡和审视他,才能够做到评价上有分有寸,公正、客观、准确地反映其本来面貌。反过来说,有意拔高倒会伤损历史故人的原

有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愿同仁共勉之。

四、撰史与民间传说问题:这次研讨会是从学术上研究蔡新的历史,论文作者也是据史而论蔡新,则是从具体对象出发去占有史料撰述蔡新。因此,论文必须要求有史实作为依据。这是与民间传说这种口碑文学大相径庭的。可惜,有几位作者有意无意地把民间传说掺和在史论之中,弄得大相径庭。例如,乾隆下江南曾到漳浦玳瑁山一节,作为民间传说允许口碑存传,但它绝无史实可据。乾隆巡幸六下江南,终程只在苏杭二州,没有跨入八闽一步,更不可能到过漳浦。史则是史,怎么胡诌捏造也无法成史,尽管民间传说传唱一、二百年,也绝非史实。把绝非史实的民间传说融入论文之中,就不是严谨的治史态度。在今后撰史时,愿共为戒勉!

不过,也应该看到,民间传说有时也有依史的作用。例如蔡新履澄海、入云霄、走平和,在民间传说多年。但经过考核,发现蔡新当时手书题词作记,遗迹栩栩。这就是通过民间传颂而佐证了蔡新到过澄海、云霄、平和的史实。但是,也应该提明:民间传说不能代替史实。有一篇“六公子”考据,就是根据传说得沸沸扬扬的民间口碑,从人文、地理、史实等方面加予认真考据,结果证实民间传说是缺乏根据的,非真实的。民间传说属于群众经久创作而成的口碑文学。既是文学,就不是史学。我们研究蔡新,在学术上作探讨,不该离开史学而热衷于文学的掺和。史就是史,就是有根有据的历史。离开这个概念原则,就无从论史了。

上述四则,旨在阐述治史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语语絮絮,意在同仁共勉!我仅作抛砖引玉而已。

(三)

这批论文已经汇编《蔡新研究文集》第一辑出版,漳州市蔡新

研究会还将争取出版第二、第三辑,把蔡新学术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希望各位教授、专家、学者、地方史工作者和研究蔡新的热心者继续提笔撰文,坚持唯物史观,深入研究蔡新这位已故名贤,为当前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想,深入研究蔡新,可以考虑论述如下诸题(供参考):

- 一、蔡新功在传播汉文化论;
- 二、蔡新仕途直步青云辨析;
- 三、蔡新崇儒学又细于儒学解;
- 四、蔡世远对蔡新的思想文化影响;
- 五、蓝鼎元、蓝廷珍“治台策”与蔡新眷台思想;
- 六、蔡新人品、道德论;
- 七、蔡新清廉从政、忠公罔私论;
- 八、蔡新书法赏析;
- 九、蔡新传说综评;
- 十、蔡新祭母、妻二文读感。

论题诸多,愿仁者智者自择,把地方名贤蔡新的学术研究深入地进行下去,以史鉴人,古为今用。

急就于 2004 年 5 月·芝山南麓

蔡新民本思想简论

陈仪卿 陈炳昭

蔡新字次明,号葛山,小名瓚仔,出生于滨海之乡漳浦下布村。家道贫寒,三岁失父,与寡母相依为命。他从小勤劳好学,白天拾柴作炊,帮做农活;夜晚母纺织,他傍机攻读诗书,特别是潜心钻研儒家性理,民本思想根深并能身体力行。他以坚强毅力克服种种困难,以自身渊博学识,登上官场。雍正十年壬子科乡试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历任礼、吏、兵、刑、工五部尚书,后擢文华殿大学士,官居相位极品,当官四十二年,始终为乾隆、嘉庆两皇帝所器重,屡次升官,多次嘉奖。在宦海中可说是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他不像同朝大学士刘罗锅官运坎坷,几经贬谪,几遭免职;也不像同朝和珅执政二十多年,红极一时,而最终落得抄家赐死!

蔡新享年93岁,于1799年逝世。后人仍铭记这位清朝名相,解放后,龙海市把蔡新祠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还成立漳州市蔡新研究会,对蔡新的哲学观、从政观、庶民观、道德观和学术观作深入研究。1996年8月中央电视台为蔡新墓碑文物的出土,播映他生平简介,这为研究探讨他的生平业绩和他的学术思想,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笔者简论蔡新的民本思想,仅供与会者研讨。

一、学深识博,办事严谨,为朝廷所器重

蔡新从小刻苦学习,知识扎实。乾隆元年而立之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31岁授翰林编修。当时乾隆命令词臣每日呈送经史讲义。蔡新先后呈上几十篇。他的才华深得乾隆赞赏。乾隆平素喜欢吟诗作对,曾有一次观赏雪景,触景生情吟出“雪塑观音,日晒化身,归东海。”一时想不出下联,两旁文武百官也对不出来。有人推荐翰林院蔡新作对,乾隆下旨三天内对出下联。蔡新经过思索,在限期内,对出“云叠罗汉,风吹移步,往西天。”乾隆对这佳句很满意,钦赐御酒三杯。乾隆九年,乾廷从翰林考选御史,蔡新应考得第一名。当时他在上书房辅导皇子学习。他的讲学,富有纯朴和易、知无不言、讲习意融的特色。乾隆评价很高,评为“究心根柢”。乾隆对蔡新的学识很欣赏,常和他谈诗论文。蔡新75岁乞假一年回乡修墓,乾隆从六千多里外的京城寄御作《君子小人论》“云上于天解”“濮议辨”和一些诗稿到漳浦蔡新家征求意见,上谕“其中议论、理解是否与圣贤经传吻合。至近日朝臣中词章优赡者,虽不乏人,唯蔡新究心根柢,犹能守其家学,朕素所深悉。蔡新接奉此旨,如有所见,即行详悉覆奏。”翌年蔡新假满回京,乾隆喜赐诗篇,其中用“年老君臣似老朋”的称评。蔡新79岁致仕(清例尚书以上65岁,一般60岁致仕)还乡。乾隆还时常寄御文御诗相商阅。乾隆80大寿,84高龄蔡新入京祝寿,乾隆赐同乐园饮宴,赠人参一斤,赐御诗“又问苍生待忠告,相看白发尚依然。六千里岂江山隔,一片心原上下联。”

乾隆对蔡新的品学极为赞赏,对他屡升职位屡加奖赏。蔡新67岁出任礼部尚书,乾隆特赐他可以骑马入紫禁城并照顾在澄怀园办事。蔡新任兵部尚书,赐御书“武库耆英”匾额和红绒结顶冠服。乾隆47年,蔡新擢升文华殿大学士,御书“黄扉宿彦”。蔡新79岁,乾隆赐参加正月“千叟宴”、二月辟雍讲学的朝廷盛典。乾隆按例亲临御讲。蔡新以大学士统领国子监坐讲《易经》中的“天行